

# 那轮明月

■徐大发

夜暗下来,月亮升起来。她从屋边池塘水面慢慢上移,穿过溪边一棵枣树,再爬向另一棵大树,最后骑上那朵轻柔的云朵。时而露出圆脸,时而隐进去,同你捉迷藏,就像儿时月下抓特务捉迷藏的样子。

连放三天假,难得静下心来蓄足了精神过中秋。不知何故,城市的月亮没了几时乡下的中秋月那种美好。总想好好过个中秋节,就是没了几时中秋节的那个味儿。

儿时过中秋节是一种美好的期盼,总会数着指头等待月亮圆。月亮圆了,就有美丽的愿望到手了。至少会有斤把肉改善伙食,过节那天的菜也比平时好得多。当然孩子们最爱的还是能分到一个月饼——那种正宗的芝麻饼,一个星期前爸妈就答应了的。

那时的芝麻饼用料最纯正,脆香甜美。馅儿有冰糖桔皮以及说不出的其他独特杂味馅儿,外边印有芝麻,金黄金黄的,诱人口水。这样的饼子,兄弟姐妹们每人只分到一个,直到吃过晚饭收拾妥当,一家人才坐到月下去被一一分到。饼子拿到手,先得拜了月亮才能吃,否则就有月亮半夜后来割耳朵的。听了大人言,我们都诚惶诚恐地照做了。

把饼子拿到手,先凑到鼻子边使劲地闻闻,然后闭了眼睛感觉下,再小口小口地吃一丁点儿再吃一丁点儿。然后包起来,留着好带到学校里去慢慢品。如果一下子吃完了,第二天上学就有羡慕其他孩子比赛炫耀月饼时很难受的风险。妹妹的一个饼子曾经吃了一个星期,她每天拿出来用手指捏一点点儿送到嘴边,咂着嘴,拿了饼子故意在我鼻前晃来晃去,我眼光忍不住要跟着饼子转动。我只好厚着脸皮缠着讨食,她高兴时就用指甲掐一点点送到我唇边润到我嘴里,再要时就捏紧饼子退几步藏到身背后去了。

那时物质很匮乏,与现在的中秋节比起来,丰盛情形差得太远,但味道却感觉比现在好得多。

这个中秋,大妹在北京,其他几个妹妹都远远近近分散在各地。弟弟在深山里养鸡,老爸老妈跟弟弟一起照看鸡场说是走不开。妻子在加油站加班,她是一人站,越是节假日越忙,还要向我求援。两个儿子也在各自的大学里不回来。说是月团圆,可只能在中秋节前提前“送秋”表下意。好在现在通讯十分发达,可电话视频给点儿安慰。

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远古的词人早已有了豁达和宽慰。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明月千里寄相思,抓住今夜月。

月亮升得更高,周遭的云朵都已远去,那一枚变得更加晶莹亮。终于静下来。炒了几个好菜,开了瓶美酒,好好慰劳自己。看着窗外那一轮明月,我举了杯向明月,然后与妻对饮。

躺在床上,打开手机,满屏是三位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英雄凯旋归来的新闻,他们的凯旋正好赶上回家团圆的中秋节。舒适多情的轻音乐飘起,起舞弄倩影。再望天上那轮明月,觉得更加美好。

# 陪母过节

■程应峰

她一人了,清清冷冷地相伴她熟悉的一切过着孤零零的日子。

平日里,母亲嘴上不说什么,但她的内心深处总是巴望着节日来临的。因为只要是节日,几个儿女中,总会有回家看望她的。有人在,她就有唠叨的对象,也就不会孤寂。更何况在短短的时光里,她的儿女们都会十分用心、十分体贴地打理好属于她的生活呢。

只是,她始终坚守一个信念,那就是一个人呆在家里,不跟谁出去一块过。她说她在家里看病方便,她还说她还要守着父亲的家园,不能在她的手中就早早地破败了。她虽然腿脚不便,但一闲下来,她就在房前屋后忙碌:种菜、除草、喂鸡、扫树叶、清理房间、洗洗刷刷、打理自己的一日三餐等等,虽然她的身体有这毛病那毛病,但她的精神始终没有懈怠过。

只要母亲一人还呆在乡下老家,我们的中秋时光,就永远是有欠缺的。就算我们在节日带回了一些东西,就算我们为母亲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,但我们依然能读出母亲欣悦的目光后面固有的忧伤。

年初伊始,每次见到母亲,兄长就说,我快退休了,就四年,退休后,我回来陪你。我也说,兄长退休了,接下来就是我了,就两年,我也回来,陪你住。所以,母亲啊,看在儿女们的份上,你得好好地活着,有病就看病,想吃什么尽管说,不要总是怕伤了儿子们的筋骨,花了儿子们多少钱。

母亲当然明白,儿子对她说的话,何止是贴心的安慰?但千好万好,无论如何,中秋时光,对母亲而言,拥有的,只是一闪而过的亲情光亮。而更多的、属于母亲的时光,依然是孤寂的、落寞的。因为,在母亲剩下的也许不多的时光里,伴随一天逝去的日子,老家的房子,住着的那个人,是一位年迈的、苍老的、形单影只的母亲。

■许国华

月光深深,如银如水,如梦如幻。中秋夜讲的故事,自然都与月亮有关。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、蟾宫折桂……我们如醉如痴地沉浸在长辈讲的故事之中,不时地抬起头,眺望月亮,企图寻找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的身影。我们这帮孩子中,有人惊叫起来,说是看到了吴刚砍伐的桂花树,嫦娥居住的广寒宫了。我们揉着惺忪的眼睛,顺着那人的指向,极力地搜寻,月亮上,影绰朦胧,婆婆迷离,似真似幻。

“八月半,月儿圆,中秋月饼香又圆;八月半,亮月亮,亮月娘娘保平安……”奶奶教我们唱儿歌,稚嫩的声音,飘渺在如水般清澈透亮的月色中。

那时的月饼,还是算比较稀罕的,受经济条件的限制,也就只能在中秋一解嘴馋,品尝一下味道。奶奶把撒供下来的月饼,分割切成几块,放在盘中,让全家人慢慢品尝。咬上一口,那甜甜酥酥的感觉,真好。

我们依偎在奶奶身旁,眼睛微闭着,品味着那美妙的感觉,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。那一夜,置身在如水般温柔的月光下,格外温馨甜蜜。

中秋节前两周,本打算一家人中秋节都回乡下老家的。可计划赶不上变化,在中秋节前一周,儿子突发肛裂脓肿痔疮,不得不去医院挂号就医。医师认真检查过后肯定地说,得作手术,得住院。

作为家长,自然知道这种事小视不得,马虎不得,只能听从医师的嘱咐与安排了。

于是,原定的计划打乱了。儿子住院,于他而言,中秋节回家也就是一个想法而已。好在,中秋节虽然他在住院,却因手术已过一周而足以自理。妻子呢,就算无须照看儿子,也有意料之外的事。她平日是某广场舞舞蹈队的成员,不成想在中秋节摊上了要参加某小镇庆祝丰收节的演出一事,这一来,她也不能回家了。

他们不能回,却并不妨碍我回乡下老家。于我而言,在中秋节,家,是无论如何要回去的。翌日一起床,同以往回家一样,我无所例外地呼车拼车。也许冥冥之中有一双眼睛觉察了我回家的急切心情,这一回,拼车似乎比以往更顺利一些。

中秋节回家,不是因为在城市里看不见月亮,也不是因为老家的月亮有多么特别。只因为家的方向,有一份令人牵挂的亲情。这份亲情,总是一次又一次让人辗转难眠,即使在梦中,也似如水的月光浸润被褥、枕巾。在这个意义上,城市的月色永远是敌不过故乡的月色的。

老家门前的桂花树,高大苍翠,已然成为老家的象征。腿脚不方便的母亲,有事没事总爱拄着单拐站在桂花树下,向路的尽头眺望。她的眼神永远是寂寥的、感伤的。属于她的人生,是幸还是不幸?也许,都掺杂在她眺望的目光中。她的儿女长大后,天各一方,一晃几十年过去,岁月老了,儿女老了,她更老了。父亲在的时候,平日里,她还有个说话的伴,儿孙们节假日回家,也有满满当当的热闹。后来,父亲走了,老家就剩下

如水的月光溜进了院子,淡淡的清辉,洒落了一地。奶奶招呼我们过去。我们按照奶奶的要求,跪倒在香炉前,依次虔诚地向月亮娘娘三磕头。奶奶在旁喃喃祈祷:“月亮娘娘保佑我家小孩,一年四季平平安安,读书学习聪明伶俐。”我们全家人,逐个出来叩首拜月,奶奶在一旁祈愿全家幸福美满、安康平安。

溶溶的月光下,我们盯着案桌,唯恐月亮娘娘把案桌上供奉的月饼、果品全部拿走,一点儿也不给我们留下。我们在心中默默祈祷,盼望斋月仪式早些结束。

终于盼到了礼成撤供。院子里热闹起来,嬉笑声、玩耍声不断,一扫刚才斋月的凝重气氛,恢复了一家人的其乐融融。我们全家人在院子里围桌而坐,边吃月饼果品,边听长辈讲民间传说,赏月亮,过中秋夜。

奶奶招呼我们吃菱角、香梨,据说吃了能让孩子变得聪明伶俐。斋月的供品是有讲究的,是要讨口彩吉利的,赋予了吉祥美好的寓意。月饼自然是必不可少的,寓意“团圆美满”,菱角、香梨寓意“聪明伶俐”,柿子寓意“事事如意”,而藕则是“佳偶良缘”,寄寓夫妻恩爱、家庭和睦之意。

# 我的中秋我的月

## 中秋斋月

院子里静悄悄的,一丝沁人心肺的凉意,夹着桂花的淡淡花香,悠然地飘溢。我们这帮孩子伸长脖子,屏气凝神地等待月亮娘娘的降临。奶奶说了,中秋的月亮娘娘要精心地梳妆打扮,用最漂亮的面孔下凡来吃月饼。

院子的中央,奶奶放了一张案桌,蹑手蹑脚地端上了月饼、菱角、香梨、莲藕、柿子等供品。我们看着果盘中的供果,馋涎欲滴,希望斋月亮的仪式早点结束,早点能一饱口福。香炉、烛台也摆好了,奶奶点上一对蜡烛,请了一炷香,面向东方,向天空拜了几拜,喃喃自语,然后插进了香炉。我们知道,奶奶是在请月亮娘娘下凡。

院子里开始弥漫了一股淡雅的薰香味。烛台上蜡烛的火苗,不停地在飞舞跳动,散发出黯淡的光芒。袅袅的薰香烟雾中,奶奶的神情严肃而又虔诚,笼罩了几分朦胧而又神秘的色彩。

我们瞪大眼睛,眺望天庭。此时,月亮娘娘已经梳妆完毕,穿过青纱般的薄云,羞答答地露出真容。今天的月亮,似崭新的玉盘,一尘不染,清光四溢,格外硕大,格外明亮。